

长篇军旅小说『金戈』丛书

主编·朱向前

陈怀国·著

遍

地

葵

花

CHANGPIANJUNLU
XIAOSHUOJINGECONGSHU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WENYICHUBANSHE

BIANDI

KUIHUA

他卧在雪地上呜呜地哭
我不理他
醉卧沙场尸横疆场
男人的泪洒在军营不丢人
哭吧
我帮着他哭
他从雪地上踉踉跄跄爬了起来
我扶着他一起朝回走
他说我不服我不甘心
我说别说话哭吧哭个痛快



朱向前

旅小说『金戈』丛书
出版社

遍地葵花

CHANGPIANJUNLU
XIAOSHUOJINGCONGSHU
BEIYUEWENYICHUBANSHE

陈怀国·著



社 长: 马森彪
总 编 辑:
责任编辑: 张秉正
复 审: 李建华
终 审: 胡晓青

遍地葵花

陈怀国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经贸委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125 字数: 250千字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册

*

ISBN 7—5378—1722—7

I·1682 定价: 15.00元

序

□ 徐怀中

在我的印象当中，北岳文艺出版社向来对扶持出版军事题材图书有着特别的热情。记得还是在八十年代初，新时期的军事文学刚刚启动不久，他们就派出了富有经验的资深编辑高鲁同志专程来到北京，找到部队一些老同志约稿，此后不久，便出版了包括寒风同志的长篇小说《淮海大战》在内的《现代军事题材小说丛书》，对当时军事文学的进一步繁荣发生了很好的影响。九十年代初，北岳文艺出版社又投入大量人力和财力，组织编辑出版了反映我军历史上著名战例的四卷本二百余万字的《百战图》，由张震上将作序，还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的首发仪式，也获得了很好的社会反响。一家地方出版社，能以如此长期持续不断的热情来关注军事文学创作和军事题材图书的出版，在全国出版界也是不多见的。仅此一点，我作为一名老兵和部队文学工作者，就对北岳文艺出版社心存亲切感和默默的谢意。

八九十年代之交以来,由于社会环境和文学环境的急剧变化,文学的发展遇到了很多新的挑战和问题,军事文学也不能例外,它在八十年代中期的繁荣景象已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成了渐渐远去的历史背影。近年,为了重振军事文学的雄风,部队各级文化领导部门、各大单位创作室、军队出版社等方方面面都在出主意想办法,也出台并且正在落实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据我所知,这两年借着江泽民总书记提倡抓长篇、影视、儿童文学“三大件”的东风,全军组织了一批作家开始主攻长篇创作。今年初,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已经推出了首批六种,这无疑是一个好兆头。根据以往的经验,军事文学的创作,适当地采用一下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的集团运作方式,往往还是能奏效的。这也可以算是军队作家的一种整体优势吧,而这个优势又是由军队自身体制所决定的,它有利于凝聚队伍,激发斗志,协同攻坚。七十年代末期,总政组织全军作家分期分批到南线体验生活从而产生了一批好作品,就是一次“集团冲锋”的成功“战例”。在当今军事文学普遍不大景气,作家们有点呈“散兵游勇”状态的情势下,以组织丛书等形式来召唤大家,也不失为新形势下的一种有效办法。它有可能打破沉闷,开创新局面。但是,真正当全军的多数作家都动起来了,尤其是有相当一部分投入长篇创作之后,仅仅靠为数有限的几家军队出版社的配合还是远远不够的,它还需要全社会的广泛支持,需要“军民共建”,联手“作战”。当此之时,北岳文艺出版社的同志们能主动和部队作家合作,确实让我感到了三分意外和七分欣喜。

现在,经过作者和主编朱向前以及编委会同志一年半的辛勤劳动,“长篇军旅小说《金戈》丛书”首批《遍地葵花》、《飞越盲区》、《无帆的海船》、《风卷旗》、《准备离机》等五种很快就要和读者见面了。在我看来,这套丛书的突出特点是一个“新”字。一是作者队伍新,陈怀国、石钟山、赵建国三位都是六十年代以后出生的军旅小说新秀,徐锁荣、宿聚生两

位虽然略为年长，但也还属于新近“杀”出来的。这些年来，我多多少少地接触过他们的一点小说作品或影视作品，感到他们都有扎实的部队生活体验，在艺术上也各有自己的追求，并且正在逐渐趋于成熟。这次，他们大多是第一次尝试长篇创作，就已经达到了这样的水准，实现了对各自以往创作的总结或突破，确实可喜可贺。他们以新人的阵容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新的视角，新的手笔，新的气象和新的生机。二是作品内容新，五部长篇不仅分别取材于陆军、海军、伞兵、飞行员和军队院校，显示了题材的多样性，而且更为可贵的是，它们大都侧重于通过九十年代的军营生活，揭示出了当代军人的新的追求，新的渴望，新的情感世界和新的精神风貌。军事文学创作的新人和新的军事文学人物形象，二者恰恰是当前振兴军事文学大业所期待的，是军事文学在二十一世纪持续发展的长远保证。通过阅读这些作品，我对我们的军事文学更有信心。为此，我要衷心感谢几位作者，感谢北岳文艺出版社和《金戈》丛书的全体编委，并且希望《金戈》丛书越出越好，办成军事文学的“名牌”和精品，为跨世纪的军事文学做出更大的贡献。

一九九七年四月十八日于北京

第一章

秋天，我在那片像荒原一样辽阔的葵花地里找到他时，他正平静地坐在那儿，仿佛在等待我的到来。他的平静，他的从容和看到我时那种漫不经心的神态，与静穆的秋天和无边无际的金黄的葵花有一种自然的和谐。他像是在那儿已经有很多年了。他的声音也那么平静，他说你为什么要来找我呢？然后他不再看我，吹起了口哨。那是我熟悉的一支曲子，是一首军歌。他的嘴像一管笛子，把那首平常的军歌吹得忧伤而动听。吹得很慢，原有的节奏被拉长了。他的脚缓慢地一起一伏地踩着，打着拍子，曲子就像是被他那么轻轻地踩出来的。

吹了很久。那支曲子被他反反复复地吹了许多遍。然后他再一次问我，你为什么来找我呢？没等我回答，他就愤怒了，对我吼着：你找我干吗？你吃饱了撑的么？你他妈的干吗跑到监狱来惹我？

泪水从他眼里爬出来时，他又平静下来。温和地对我点头，有些抱歉地看着我，眼里的愤怒像是被泪水浇灭了。我知道你来干什么。他说。他伸手摘了一片枯黄的葵花叶，捻成末儿，卷成一支喇叭筒，叼在嘴里吸起来。他凶狠地吸着，沉醉地眯起眼，不再说话，也不再看我。他的样子像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他就是那个团长么？

是那个有过战功的英雄么？

我不敢再看他。我举起沉重的目光看他头上的那片天空，看无边无际的葵花。葵花就要熟了。一群黑色的鸟在白云和金色的葵花之间穿过。

说起来话长了，我家兄弟四个都当过兵。这是命。命里该吃当兵这碗饭。可都吃不长，吃不到底。这也是命。这碗饭数我吃得最长，吃到团长，吃了二十多年。我以为我能吃到底的，没有！临了把饭碗砸了。连锅也砸了。吃到这来啦。

别打断我。

我就抽这个。

这烟劲大！

当兵前我还抽过芝麻叶呢。

我当兵那年，老三刚回去。老大老二早回去了。都没混好，像出了几年河工，连个党员都没混上。你别皱眉头，我现在不是团长了，是犯人！就这么说话，咋想咋说。这儿可不是装腔作势的地方！你辛辛苦苦跑到这儿来，不就是想听我说真话么？

老大老二回去后，照样种地，照样受人欺负，照样娶媳妇都困

难。没混好不说，倒混出一身臭毛病。爱较真，动不动就给队长提意见。我爹恨得牙痒痒，可就是没办法。老二还学了一口半生不熟的普通话，村里人都骂他放洋屁。在家里也说，一家人都懒得理他。可他照样说。

那天，下着雨，我记得那姑娘打了一把油纸伞。伞边破了，贴着胶布。她爹披的是棕蓑衣。媒人是剃头的刘麻子，顶一块塑料布，在雨地里一跳一跳地勾着腰走路，像一只淋湿的鸡，他们是来相亲的。到这时候，老二还管不住他那条破舌头，还跟人家姑娘放洋屁。我妈在灶房里做饭，我爹陪着刘麻子和姑娘的爹在屋前屋后转悠。姑娘的爹看得很仔细。看圈里猪肥不肥，看毛坑里满不满，看菜地伺候得咋样，用手扎量一棵棵树的粗细。最后两只眼像两只灰蛾落在我爹的脸上，看我爹的脸色。我爹的脸呈菜色。但诚实，厚道，一副地道的庄稼人本色。

姑娘的爹还算满意，接过我爹的旱烟吸了一锅。可这一锅白吸了。我爹他们一进屋，姑娘拉着她爹就走了。

刘麻子追出去。

我爹傻了眼。

我妈灰着脸。

老二也发呆了。

刘麻子在雨地里和姑娘说了几句话，一跳一跳地回来了。也不进屋，塑料雨布也不要了，站在院子里跺脚，看看我爹，看看我妈，看看老二，又跺脚：老二，你放洋屁的毛病咋就不改呢！

老二不说话，紫着脸，眼神虚飘飘地追着雨中的父女俩。姑娘的油纸伞斜撑着，如一朵开在雨中的蘑菇。老二想哭。这一下他哑巴啦，不放洋屁了。

刘麻子走了。

我妈叹着气。

我爹说：杂种！

老二突然叫了一声。

我爹一烟袋锅砸在老二头上。

他还是改不了。连他那声叫唤还是怪腔怪调。这是病。邪病。
没法治的病，病侵到他骨子里去啦。

都有病！

老大也有病。

老大的病惹了更大的祸。

我怕说这事，说了心口疼。

给我掐片油葵叶子。

谢谢！

老大其实是个老实人，老实得有点傻。后来我当连长、当营长、当团长，我手下就数老大那样的兵多。他们让我一天也忘不了老大。我是又气又恨又心疼他们。他们老实能干，不怕吃苦，吃苦的本事天下第一。他们死心眼，一根筋，指东他决不看西，只要你吆喝一声，他们一窝蜂朝上涌，刀山火海连眉头也不皱。就像这油葵，你注意这油葵了么？大的小的胖的瘦的，只要是脑袋，都朝一边垂。他们和这油葵真是一个德性，浑身哪儿都硬，梆梆硬，就是脖子软！我一看见这油葵就想起那些兵，就心酸，可我喜欢看他们。对，你不说我也知道，不止你一个人这么说，都这么说：是悲剧！这我比你体会深。所以我心酸，心口疼。可我从来不说悲剧这两字，我说不出口，说了心口更疼。你们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吼着叫着让他们服从，绝对服从！条令上也这么写。可又笑他们是悲剧！这他妈公平么？你能说这油葵也是悲剧么！

油葵的学名叫向日葵！

年年老兵退伍我都要大哭一场。都说我对兵有感情，这话不假。可是没人知道我为什么哭。我是一只眼睛哭老大，一只眼睛哭那些兵，我担心他们落个老大那样的下场。

老大才叫悲剧呢。

老大死得一钱不值。

村里人把老大的死当笑话，笑了这么多年。

你知道村里人怎么笑他吗？二球，二杆子！现在的说法叫傻冒。老大是傻，不傻他就死不了啦。但老大不认为自己傻。

悲就悲在这儿。

起初是老大和队长吵了一架。那年发大水，村里很多人家的房屋被水冲了，鸡鸭猪狗密密麻麻漂了一村。洪水过后，全村连只打鸣的公鸡也找不出来。队长家的房子地基高，淹了一半，但没垮。队长自己把厢房推倒，厨房也拆了。队长的爹骂，队长的老婆哭，都说队长疯了。队长嘿嘿直笑。队长的老婆是塌鼻子，哭起来声音像面破鼓。厨房拆了，灶台还在。队长一不做二不休，几脚把灶台踹了。塌鼻子老婆用几块破砖在屋檐下支口锅，边哭边做饭，一把鼻涕一把泪。上面来调查灾情时，队长家就成了重灾户，和别人家一样分木头。队长家分到的木头，清一色楸树，脸盆一样粗，被队长拦腰锯了给他爹打棺材。塌鼻子老婆不哭了。队长的爹却骂队长：你杂种的心黑透了！

队长说：心不黑，你死了能睡这棺材么？

队长爹说：留着你杂种自己睡！

队长不怕他爹。队长谁也不怕，队长是土皇帝。队长家的厢房和厨房很快又盖起来，用的都是队上的材料。村民看在眼里，憋在心里，谁都不说啥，谁都不敢说。工分、口粮都在队长手里攥着，敢说么？那杂种狠着呢，六〇年闹饥荒，一村的女人被他睡了一多半。

只有老大不怕队长。

老大要让队长把木头分给真正的重灾户。

我爹说：你疯了么？要让全家跟你倒霉是不是？你要敢跟队长放个屁，我拿刀劈了你。

我爹没拿刀，拿一把铁锹拦在屋门口。

我妈浑身直哆嗦，劝老大：听你爹的话。

老大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全家都以为老大想明白了。午饭时，我爹的脸色平和多了，声音也软了，像和老大拉家常一样说，躲还躲不急，巴结还巴结不上呢，你惹他干啥？从解放到现在，多少人想搬倒他，搬倒了么？他和支书是蹶过屁股的拜把子兄弟呢。队长对咱家也不赖，我妈说，让你们兄弟仨去当兵，你不报答人家也算了，逞什么能？老大埋头嚼着饭，不说话。老二一摔碗站起来走了。我妈又叹气，我爹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说：早知道是这样，老子送你们去当兵干球呢！

我爹这话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他老人家是真伤了心。

下午，老大还是去找了队长。我爹我妈跑去时，老大和队长正在吵，正在骂，围了一大片人看热闹。

队长骂，狗娘养的王八蛋，你想翻天么！

老大说：这是救灾的木头，你不怕犯法么？

队长骂：放你娘的屁，老子犯啥法？

老大说：国法。

队长说：犯就犯，你能把我球啃了么？老子还是个强奸犯呢，问问你妈去？

老大的脸紫了，握着拳头朝队长逼过去。

一个老人过来拦住了老大。老人说老大，别二球！快给队长认

个错。老大像是糊涂了，眨着眼睛看老人。老人说队长起早贪黑，操心几百口子人容易么。老大真是一根筋，不明白老人是在给他找台阶下，还以为老人真糊涂了。

老大说：二叔，你没看见么，他那两间破房子是自己推倒的，他那些木头是沾大家的，也有你一份，你不想要么？

二叔的脸一下就白了，慌忙退到一边去。老大像是没料到这结果，站在那儿发愣。队长幸灾乐祸地紧盯着老大，脸上的肉哆哆嗦嗦地乱跳。他是老啦，没有力气了，知道老大是个二杆子，不然，早把老大收拾了。

我爹我妈呼呼地喘着气跑来了。队长的眼睛一下又瞪圆了，像两把锥子朝我爹我妈扎过去。众人呼啦啦地闪开了，让出一条道。我爹妈一辈子还没这么显眼过，从没有这么多人给他们让过道。我爹跑得快，边跑边喘气，边喘气边骂老大。我妈跑得慢，跌跌撞撞，踉踉跄跄，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了，嘴张着，一口白沫像刚刚刷牙。我爹像条狼一样朝老大扑过去。我妈离队长老远腿就软了，扑通一声半跪半爬在队长的面前。

我爹吼一声：杂种！

一耳光扇在老大的脸上。

我妈说：队长，你别理他，他是个疯子。

我爹说：你个混账东西！

又一耳光扇在老大的脸上。

那时候我爹快六十了，腰不好，有劳伤，逢阴天下雨就哼哼，挑担空粪桶腰和腿都打哆嗦。不知他哪儿来那么大的力气，一巴掌下去老大的脸上就五条印。再一巴掌下去时，老大的脸上印叠印，模糊了，鲜红的一片。那声音现在还震得我耳朵疼。真清脆，真瓷实，像半空里冷不丁炸开俩响炮儿。

老大走了。

我爹累了。

我妈还跪在队长的面前。

队长眯着眼，两把锥子变成了两把刀。

我爹满脸都是汗。

我妈一把鼻涕一把泪。

我爹说：队长，你治他，儿大爷难管，求你帮我治治他，朝死里治！

我妈说：队长，你大人有大量，别理他。他疯了，两年兵把他当疯了。

队长哼了一声，眯着眼睛笑。

我爹的手肿了好几天，连筷子也拿不住。老大好几天没在桌子上吃饭。他的脸也肿着，一边脸通红，一边脸苍白。

老三从部队上来信了。知道家里遭水灾，老三寄来一包旧军装，还在军装里夹了几十块钱。包裹取回来，我妈挑了一套半新的军装给队长送过去。队长没要。我妈在队长家肯定又哭过，回到家眼泡还肿着。

我妈整夜整夜地叹气。

提心吊胆地等着，等着队长的收拾。

我妈的眼睛放在哪儿都发怯，一只老鼠蹿出来也把她吓了一跳，仿佛大祸要临头了。

我爹说：妈的，该死球朝天！怕他？！

我爹总算说了句硬话。

老二对老大说：你把情况朝上反映去。

我爹翻一眼老二。

我妈说：你们再发疯，我就一绳子吊死给你们看。

老二说：你们为什么要怕他呢？他犯了错误还有理么？

老二说话仍然有些怪腔怪调。

我爹很重地叹口气。对老大老二他只有叹气的份了。叹罢气，我爹像哭一样对我说：老四，爹说啥，也不能让你去当兵了！

那年冬天，我爹我妈都被派到村外去修大堤。修堤是重活。我爹像年轻人一样在结着冰茬子的水沟里挖泥，腰腿疼得龇牙咧嘴吸凉气，每天回家用烧酒在浑身的关节上搓。老三寄回家的钱全用来买烧酒了。但我爹硬挺着，一声不吭，脸上连点软气也不露。队长故意在我爹面前走来走去。我爹不看他。我妈也不看他。队长在等着，等得很有耐心，等着老大当着众人的面给他认错。那杂种放出话来，只要老大低个头，服个软，他就放我们全家一马。

这一下我妈倒放心了。我妈是担心儿子，怕队长跟老大老二来阴的。队长的一口恶气出在我爹妈的身上，他们俩心里倒踏实了。

我妈甚至暗暗高兴，有她和我爹在，老大和老二就不敢造次。用我妈的话说，那俩二杆子就不敢发疯了。其实，我妈的担心有些多余。我说过，老大是个老实人，他像把和队长吵架的事忘光了。工地上谁也不理他，怕和他说话遭队长的恨。老大干活一点也不吝力气，土筐堆得像山一样，白衬衣束在裤腰里，倒显出一股英武之气。老大像匹健骡子一样，仿佛一点也不累，呼呼地重担子去，悠荡荡地轻筐子来，连长队也不得不佩服他。队长袖着手冷得嗦嗦地在大堤上走来走去，瞅着虎背熊腰的老大，脸就白了，眼也眯了。

他有些害怕。

谁都看出来队长在害怕。

连我爹我妈也看出来了。

只有老大自己蒙在鼓里。他那双大脚片子仍旧吧叽吧叽地蹬在冰水里，他连眉梢儿也不动一下。他肩上的担子仍旧咔嚓地响着，弯得像弓，让人担心随时嘣地一声就会断。老大还吹口哨。悠悠荡荡地挑着空筐时，他噘起嘴，像管笛子。老大的口哨很有节奏，有板有眼，听起来都觉得耳熟，却不记得是在哪儿听的了。休息时，老大吹得更专心了。他板板正正地坐在一个土堆上，离扎堆的人好几丈远，背对着人，大脚片子一踩一踩地为自己的口哨打着拍子。

队长的俩眼袋子一抖一抖地跳。

我爹我妈被老大的口哨弄得心烦意乱。

我妈用一块鸡蛋大的土坷垃朝老大扔过去，我妈的力气小，没扔到老大跟前土坷垃就落下来。老大正沉醉着，忘情着，连土坷垃落在背后的声音也没听见。我爹跑到远处去撒尿，回来时就在老大面前停住了。用眼睛剐老大。

老大像是没有看到爹，仍然吹。

我爹小声吼：杂种，你嘴上挂着夜壶么！

老大不吹了，莫名其妙地看着爹。

过一阵，老大的脚又一踩一踩地动起来。

老大在心里吹。

都摇头。

都叹气。

都不明白。

只有老二理解老大。

老大吹的是军歌！

老二像是被感动了，又像是想起了什么。忽然像吃了忘狗子屎一样，半张了嘴，苍茫了一张脸，眼珠子直得弯儿都不会拐了。可就那么一会儿的功夫，眼皮子就塌了，收回来的目光没处搁了。那

眼睛就像一只受伤的没处落脚的灰鸟一样，呼扇呼扇地拍打着翅膀。没处落也得落。老二像灰鸟一样的眼睛落在了老大的脊背上。鸟翅膀打湿啦，飞不起来啦。老二潮乎乎的眼睛可怜巴巴地看着老大，可怜巴巴地在心里叹气。

知道叹气知道伤心就好啦。

就明白了。

可惜明白得太晚了。

我是没当兵就伤心了。

一当兵就明白了。

所以我比他们有出息。

所以我能当排长、当连长、当营长、当团长。

我可怜他们。

除了我没人可怜他们。因为我懂他们，我能把他们的屎肠子都看穿。我带过的兵中老大老二那样的人太多了。我和他们心连心，气通气，骨子里都一样。只是我明白得比他们早。老大老二是我的老师，是我的镜子，是我的前辈，他们跌了跟头，爬起来的却是我。我一入伍，我就知道该怎么干！

别人没资本可怜他们。

别人只是笑和恨他们。

我爹我妈是心疼。也恨。

那天歇完气又干时，有人挖出来一个大木箱。开始以为是棺材。有七八尺长，两人合抱那么粗，齐头齐脑的，的确像棺材。木板很厚，很结实，铁锹砍在上面咚咚直响。木头已经乌黑了，有人说是枣木，有人说是楸木。一堆人围着，里三层外三层。有人用铁锹开始撬，另一些人眼巴巴地等着，拉开了动手抢的架式。古人的棺木里爱放东西，金镏子，玉镯子，银耳环什么的，最不济的也有一串铜